

中国当前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出路

石金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家庭、社会和自我这三种养老方式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中,但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制度因素的不同,三种养老方式在不同社会呈现出不同的比重和特色。本文利用国内相关的研究和调查数据分析目前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并结合老年人的基本需要和中国的现实探究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主张在现阶段制定社会养老政策时,应当注意家庭的价值,制定一些扶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以弥补社会养老的不足和赢取更多的时间去发展社会养老保障。

〔关键词〕 家庭养老; 养老方式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3) 04-0062-06

一、问题与背景

学界一般认为,根据养老资源的不同提供者,我们可以将养老方式分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种。这三种方式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中,但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制度因素的不同,三种养老方式在不同社会呈现出不同的比重和特色。随着“银色浪潮”对全世界的侵蚀,许多国家都在关注和反思本国养老资源的提供问题,尤其是养老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之一——家庭。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家庭结构会趋于核心化、小型化,亲属关系会疏远化,家庭功能将不断弱化,老年父母的权利逐渐丧失,平等观念逐渐增强等等正在受到各国实践的严重挑战,促使后来的学者不断地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和修正。这些学者发现,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并不会完全被动地被各种现代化和工业化因素所影响,它们会积极地、主动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在具有家庭养老传统的东方社会,家庭结构的形式虽然会发生变化,但是它的核心原

则却有可能保持下来,与老年赡养有关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强调不断增加的社会风险给代际关系和养老带来新的机遇,因而代与代之间需要建立积极的关系,共同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强调家庭的情感关系,如吉登斯认为在后现代的社会中,^[1]婚姻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转向一种“纯粹的关系”,也就是文化的规范作用在减弱,情感上的亲密度在增加,实际上,代际间的关系可能也正变得更加亲密;强调家庭形式的多样化,延期的养育,“有距离的亲密关系”等对家庭亲密关系的新影响。

中国家庭养老的重要历史和现实作用已取得学界的普遍共识。但面对中国的“银色浪潮”和重大的社会变革,有的学者很乐观,认为中国家庭养老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基础,中国有强大的“家庭养老保障”作为后盾,我们还有时间,可以“适时适度”地去发展社会养老保障;有的学者则很悲观,认为中国的家庭正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如家庭小型化、核心化,代与代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的扩大,亲子关系淡化等

〔收稿日期〕 2012-10-15

〔作者简介〕 石金群(1974-),女(苗族),湖南凤凰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

等，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大力发展社会养老保障才能挽救“银色危机”。然而这些学者在面对西方福利危机所暴露出来的财政和非财政因素时，又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知所措。毫无疑问，来自社会方面的力量会有助于解决部分老年人的照顾问题，但是，是否真的存在完全由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的可能性或多大程度的承担才是合理的呢？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老年人从家庭进入到社会养老的变迁后，也在依据经验教训，反思这一转变过程。中国的家庭养老究竟何去何从？本文试从家庭养老的概念、中国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中国家庭养老的根基等角度并主要运用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迁”课题组2008年（以下简称2008年城市家庭调查）对兰州、广州、杭州、郑州和哈尔滨五个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调查结果分析中国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出路。此次调查实施于2008年9-10月，五个城市每个城市随机抽取800份样本，共计4000份样本。^①

二、分析的前提—— 家庭养老概念的界定

家庭养老概念的界定是分析中国家庭养老本质和前景的重要前提。家庭养老的主体是谁，家庭养老只是一个微观家庭成员之间、代与代之间的问题吗？家庭在养老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即养什么？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料吗？家庭养老要得以持续，需要满足哪些基本条件？只有搞清这些理论问题，才能在此基础上正确的分析我国家庭养老的现状和前景。

1. 谁是家庭养老资源的提供者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子女在家庭养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重要的家庭养老资源提供者，因而在中国提及家庭养老，大多将其定义为子女在养老中发挥的作用。家庭养老，顾名思义即家庭成员的养老，子女是重要的家庭成员之一，子女在家庭养老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子女并不是唯一的家庭成员。这就牵扯到家庭的定义——家庭的边界在哪里？哪些是家庭的成员？但家庭是一个受文化和时空影响的概念，至

今仍未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正如古德所说，要给家庭下定义，比做研究本身困难得多。“家庭不是单一的概念，很难用简洁的语言概括”。^[2]古迪等西方社会学家将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包含在亲属关系中。^[3]在西方，问及家庭成员的时候，大家更多提及的是核心家庭的成员即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成年尤其是成家的子女是家庭之外的成员，算是亲属。而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家庭成员的范围远比西方广泛的多，这也是常说的西方“主观家庭”与东方“主观家庭”的区别。可见家庭是一个受时空和文化影响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笔者认为广义的家庭概念更适合于家庭养老。因为家庭养老是根据养老资源的提供者划分的一种与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相并行的养老类型。这种养老资源由社会和个人之外的力量来提供。将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属都包含在内，才能更好的区分这三种养老方式。子女之外的家庭成员如配偶、孙子女和其他亲属也在家庭养老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比如配偶，一直是西方家庭养老资源最主要的提供者。随着中国社会和家庭结构发生的巨大变迁，配偶的这种作用也在日益凸显。亲属也是如此，工业化社会中的城市家庭并不完全如帕森斯、古德等社会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孤立的、削弱了与扩大亲属群体的联系，一些研究发现，工业社会的地理距离并没有破坏家庭纽带，这种纽带和亲属间相互援助的模式和情感上的支持依然存在。^[4]比如美国的黑人社区和英国的一些工人社区，亲属之间的联系仍是密切的，在养老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在讨论家庭养老时还应将其他养老资源提供者纳入我们的分析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子女的养老。

2. 养什么

家庭作为养老资源的提供者之一，它究竟能或应该给老年人提供什么样的养老资源？西方研究老年人的学者将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概括为三个“M”，即 Money、Medicare 和 Mental，也就是经济需要、医疗需要和精神需要。^[5]研究人的基本需要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

^① 该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并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项目的资助。课题成员有李银河、王震宇、唐灿、马春华和石金群。5个城市的入户调查，是在课题成员的监督下，由央视市场研究公司（CTR）负责实施的。

要和自我实现需要；^[6]我国历史上也提出了“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这些说法有些不同，但内容却是相通的。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普遍认为，老年人不仅有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等物质方面的需要，也有精神方面的需要。“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养老的三个基本内容。在西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service 体系的健全，家庭原有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养老功能逐渐转移出家庭，但福利危机所暴露出来的财政和非财政因素促使西方也在反思这种转移的合理尺度，尤其是家庭在老年人精神慰藉方面的功能。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和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家庭在老年人经济赡养和生活照顾方面的功能不断的弱化，但家庭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作用仍是巨大的，难以替代的。^[7]如果只是将家庭养老的内容限于经济供养或生活照料，可能会削弱我们对家庭养老的分析和理解。家庭养老会不会被社会养老所代替，其前景如何，还得从老年人的三个基本需求出发。

3. 家庭养老存在的条件

家庭养老是配偶、子女和亲属在经济、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上对老年人的支持。从定义上不难看出，家庭养老得以持续须具备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条件。有学者指出，^[8]家庭养老如要得以存在和继续，必须具备四个基本因素：情感因素、经济因素、时间因素和人口因素。笔者比较认同该学者的观点。认为家庭养老首先需具备一定的人口因素，也即这些资源提供者必须存在，并具备一定的质量和数量。比如子女，虽然有研究证明子女数的增加有时会增加家庭矛盾，造成养老相互推诿的现象，但也有定量研究证明^[9]，子女数对于老年人家庭供养存在着显著关系。配偶是家庭养老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但由于男女预期寿命的不同，许多高龄老人寡居着，有的即使配偶在，也很难像以前那样去承担家庭养老的责任。其次，这些资源提供者需意识到老人的需求并从主观上去认同它，也即子女对老年人的主观孝敬程度，这是家庭养老决定性的首要因素，它受情感和价值观的支配。但仅有主观上的认同和努力，没有客观条件的支持，家庭养老也难以持续，比如子女有孝敬父母的愿望，但却没有时间和经济供养能力作为后盾，每天迫于生计，疲于

奔命，家庭养老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经济供养能力和时间等客观条件也是影响家庭养老的重要因素。

目前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变迁究竟给家庭养老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每个社会都存在着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种养老方式。但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制度因素的不同，三种养老方式在不同社会呈现出不同的比重和特色。我们该如何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利用家庭养老资源，开创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结合以上对家庭养老内涵和条件的分析，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我国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三、中国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存在的主客观条件正受到挑战。

(1) 主观上，人们越来越向往独立、自由和人格平等的生活，追求自我实现。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空巢”现象越来越多，亲属之间的联系也明显减少。根据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一对夫妇户的比例是 4.7%，由于夫妇户不一定是空巢家庭，也包括一些年轻的暂时不要孩子的临时夫妻家庭和不要孩子的真正的夫妇家庭（丁克家庭），所以实际的空巢家庭要低于这个比例，也即说，1982 年的时候，我国的空巢家庭不足 4.7%。2008 年城市家庭调查严格定义空巢家庭为年长夫妻的孩子长大后离开家庭。调查的总体结果显示城市空巢家庭占全部家庭的 16.3%。2010 年 11 月 7 日，民政部部长在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推进会上公布，截至 2009 年底，中国共有 1.67 亿老人，城乡空巢家庭超过老人家庭的 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 70%；农村留守老人约 4000 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 37%。^[10]实际的空巢数量可能还会大于这个数，因为还有一些在统计上无法显示的“空巢家庭”——一些老人为了照顾孙辈，给儿女料理家务暂时居住在子女家，等孙辈长大后，他们又会回归到“空巢家庭”的形式。除此之外，“心理空巢”家庭也值得关注，在这种家庭中，老人和子女虽然住在一起，但因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孝道观念的淡薄，在心理上造成老人的“空巢”。由此看出，这 20 多年来，

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追求独立、自由、分开居住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孝道观念正不断地式微。空巢家庭的出现和增加必然会给家庭养老带来一定的影响。

(2) 客观上，面临时间、经济和人口的挑战。有些年轻人也有孝敬老人的主观愿望，但通常为了生计或在激励的职业竞争下，无暇照顾老人和顾及老人的精神需求。1999年6月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等单位联合完成的“北京市新型社区问题研究”的调查，近一半(48%)的北京中年人反映在照顾老年人方面面临困难，其中首要的困难是没有时间，其次是精力不够(36%)和经济压力(27%)。^[11]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日益开放，职业间和地区间的人才流动逐渐增强，就业压力和竞争日益加剧。在农村，大量的年轻人和中年人背井离乡出外打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了节约交通费用和赚更多的钱，通常要一年才能回一次家，有的甚至两三年才回一次家。他们很少有时间去照顾老人和顾暇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比如陪老人聊聊天，外出旅游等等，最多只是在经济上对父母有所补偿。面对越来越高的现代生活成本，让年轻一代不堪重负，如住房开支、医疗开支、教育开支等等。城市老人大部分虽然有退休金，但相对于城市比较高的生活成本，只能对付基本的生活，一旦生病，昂贵的医疗费用和照顾成本就摆到了子女和老人面前，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农村也是如此，子女的上学费用、结婚费用和盖房费用等仍是家庭最主要的开支，给农村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农村，不仅存在着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还存在代际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有限的资源下，资源更多的是流向子代而不是流向父代，这使得本来就稀缺的农村家庭养老资源变得更加稀缺。^[12]此外，还有人口因素。如果家庭养老资源提供者不存在或数量不足，家庭养老就会受到影响。另一项关于城市老人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研究也发现：^[13]有配偶、男性、有子女、生活在二代、三代家庭中，对自己经济状况比较满意并且身体健康状态比较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要明显好于与之相对应的老年人。同时，他们认为婚姻、子女数和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心理状况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计划生育

的实施，尤其是一些夫妇家庭(终身不育家庭的出现)和单身家庭(终身不婚家庭)的出现，使得这种资源益见衰竭。2008年城市家庭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家庭约占60.7%；其次是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占15.1%；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仅为11.5%。值得注意的是，有12.7%的家庭没有孩子，它们或者是年纪尚轻还未生育，或者是不能生育或自愿不育。在农村，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子女的数量也在大大减少。子女数的减少同时也会带来亲属网络的缩小，比如兄弟姐妹的减少，叔伯和阿姨这样的亲属网络在独生子女的下一代不复存在等等。配偶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的人口因素。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夫妻之间彼此了解，配偶在老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角色。在西方，配偶是老人最主要的家庭养老支柱。然而，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单身家庭(终身不婚家庭)和离婚率的不断上升，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资源提供者——配偶也在受到挑战。据统计，2000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加到？，预计2020年将达到2780万。^[14]而且有许多高龄老人寡居着，老年再婚问题由于社会影响因素众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中国家庭养老存在的根基

家庭养老存在的主客观条件正受到来自文化上的、经济上的和制度上的挑战。面对新形势的挑战，我们已到了寻找一种新的替代养老方式，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提倡自我养老的时候了。一些学者指出：社会保障和家庭保障的此消彼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适时和适度的去研究和把握这一进程……

首先，中国的家庭养老有强大的历史和现实根基。孝是我国传统养老文化的核心内容，历史上，无论是经济支持、生活照料还是情感慰藉，中国家庭都在养老上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虽然家庭和社会的变迁给家庭养老带来众多的挑战，这种根基依然稳固。2008年家庭调查发现：在城市，81%的被访者非常赞成“子女要孝敬父母”，18.8%比较赞成这一观点。可见，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孝敬父母的观点，家庭赡养在中国具有很深的历史文

化根基。除此之外，此次调查还根据养老的三个基本内容——经济交往、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调查了家庭养老的现状。结果发现，子女与父母在这三个方面依然存在比较多的联系。由于城市的老人大部分有退休金，日常生活上的经济互动有所降低，但事件性的经济互动仍比较频繁。比如在定期资助父母的调查者中，每年资助数次为17.2%，有40.7%的人在父母需要的时候给资助，偶尔给的为16.3%，也就是说大部分子女都会在一些事件上给自己父母以经济支持，如生病、过节或过生日等。在调查对象与父母情感关系这一问题上，有73.1%与父母的关系很亲密；22.4%比较亲密；关系一般的为4.3%；较疏远和很疏远的只是个别人。有26.0%的人几乎每天与父母联络；有48.2%的人每周联络一两次；有20.0%的人每月联络一两次；只有5.6%的人每年联络几次。虽然子女与父母的同住率在降低，但调查结果显示，68.9%的子女仍与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城市，其中20.3%的子女住在父母附近，这就为家庭养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他亲属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的传统。“同城”这个生活圈仍是当前城市居民亲属之间相当关键的互动空间，69.5%的人与兄弟姐妹居住在同一城市，37.3%与祖父母生活在同一城市，49.5%与父辈亲属居住在同一城市。兄弟姐妹是城市中家庭最为密切的亲属关系，在所调查的五个城市中，70%以上的家庭与之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另外，通过对五个城市家庭亲属关系的比较发现，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没有出现弱化亲属互动倾向的趋向；相反，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广州在多种亲属关系上的互惠互助表现得最为活跃。^[15]这表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包括家庭小型化等等，并不必然导致家庭关系的疏离。家庭成员之间依然保持各种交往，包括各种经济、劳务互换和情感支持，这些是家庭有可能在养老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社会基础。

其次，家庭的某些养老功能具有无法替代性。按照养老资源提供者划分的养老方式总共是三种，家庭养老只是人类养老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不同的养老模式之间在功能上存在着替代关系和机制。从经济支持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逐渐健全，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在经济上和生活照料上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对家庭成员的依赖。但家庭是不是就会失去养老的意义呢。近些年来，我国老年人的精神需要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出现许多因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老年疾病和老人精神赡养纠纷。20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状况蓝皮书》指出，^[16]我国27.5%的老年人有孤独感；38.7%的老年人有轻度抑郁，18.1%的老年人中度抑郁，7.4%的人重度抑郁。心理学家分析，在中国，老年人自杀的原因有三类：一、长期受病痛折磨，觉得连累家人；二与子女或周围人发生人际冲突，觉得不受尊重和关注；三、老伴离开后感到孤独，长期抑郁。由此可看出老人情感慰藉需要的重要性的家庭的重要支持作用。许多调查表明，老人的情感交流需要仍需要家庭成员的支持来满足。这种情感慰藉作用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而减弱。心理学家分析，这种亲情间的情感交流需要的满足可以心情舒畅，体内生化代谢和神经内分泌调节处于良好水平，使老人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相反，如果缺乏这种亲情间的交流就会产生孤独、苦闷、寂寞等消极情绪，加速老年人生理上、心理上的衰老，甚至会诱发抑郁症、心脑血管、老年性痴呆和其他的精神、心理疾病。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和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家庭在老年人经济赡养和生活照顾方面的功能不断弱化，但家庭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作用仍是巨大的，难以替代的。随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老人的生活照料似乎越来越不成为问题。但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务输出，其中也包含精神慰藉的作用。2008年家庭调查发现，子女起的生活照料作用仍很重要，一些老人不愿意让陌生人去照料自己。

总之，家庭养老仍在我国养老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并有着很深的根基，尤其是精神慰藉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减少家庭养老在经济上的压力，如提高公职人员和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让没有工作的城市居民享有养老金，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可以发展社区社会化服务来减轻子女对父母的生活照料，但家庭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作用却是很难替代的。2008年家庭调查结果显示，广州有10%以上、杭州和郑州有四分之一左右、兰州和哈尔滨有三分之

一左右的家庭，虽然与兄弟姐妹有着亲密关系和密切的日常互动，但是却表示不会在危急事件和经济互助方面向其寻求支持和帮助。也即说，这种密切的亲属关系并不完全是用来发展和提供亲属间的功利性需求和互助，而是为了情感慰藉的需要。

(参 考 文 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 亲密关系的变革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2) 古德. 家庭 (M). 社科文献出版社, 1986.
- (3) 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 家庭史 (M). 三联书店, 1998.
- (4) Marvin Sussman: The Isolated Nuclear Family: Fact or Fiction (J). *Social Problems*, Vol. 6, No. 4, 1959: 33-40.
- (5) 郭沧萍主编. 社会老年学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6) 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 (M). 华夏出版社, 1987.
- (7) 葛兰娜. 斯皮茨, 罗素. 沃德, 边燕杰. 谈谈美国的家庭养老——兼与中国社会学同仁商榷 (J), *社会学研究*, 1989, (4): 110-115.
- (8) 陈功. 中国养老方式研究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9) 郭志刚, 张恺悌. 对子女数在老年人家庭供养中作用的再检验 (J), *人口研究*, 1996 (2): 13.
- (10) 石永红, 卫敏丽, 李立国. 落实优惠政策、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Z), 2010-11-07,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11-07/c_13595132.html, 2012-07-04.
- (11) 中国都市社会养老问题: 以北京为个案 (Z), 2008-08-16, http://www.cnension.net/index_lm/2008-08-16/359102.html, 2012-09-04.
- (12) 唐灿, 马春华, 石金群. 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资源危机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8, (11): 39.
- (13) 李建新, 张风雨. 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1997, (3): 29-35.
- (14) 转引自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策研究课题组.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策研究课题总报告 (R). 北京, 2008, (8): 7.
- (15) 唐灿, 陈午晴. 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0, (2): 101-102.
- (16) 张恺悌, 郭平主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状况蓝皮书 (M),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Dilemma and Way Out for Family Support of the Aged People in Current China

SHI Jin-qu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Family support, social support and self support for the aged people are popular in all societies. Due to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system, different countries adopt the three ways in different ratios and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current dilemma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people based on related domestic studies and data, and argues that in making policy for social support for the aged people at present stage,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family value, and policy to help family support of the aged people should adopted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nd win more time to develop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aged people.

[Key words]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people; ways to support the aged people

(责任编辑 贾仲益)